

(上接12版)

## 肆

### 房东的儿子是巡捕，做梦也想不到房客竟是条“大鱼”

按照党的纪律，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，不参加党的任何会议，不加入“飞行集会”、游行示威、撒传单等其他一切社会活动，也不同外界任何人发生关系，以避免敌人盯梢。文件的运进调出，完全由韩慧英和张唯一单线联系，这是陈为人夫妇与党的唯一联系。

中央还规定，如果在陈家一旦发现任何陌生人，即使是没有工作关系的党内同志，也要立即转移。因此，冒着巨大风险转移文件，成了陈为人夫妇的家常便饭。每转移到一个新地方，他们都在自己工作的房间里安置一个大火炉，旁边长期放有火柴。他们相互叮嘱：一旦不测，宁愿焚楼烧房，毁家灭迹，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！

有一段时间，白色恐怖很紧张，他们搬到霞飞路(今淮海路)一户白俄人家楼上。房东是个白俄老太婆，她的儿子在巡捕房谋事，整天满街乱抓共产党。但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家房客就是一条“大鱼”。

因为陈为人夫妇的小心谨慎，数次转移，确保了中央文库的安全。

## 伍

### 为保护文库，连铁皮罐头都卖光了

1935年2月，由于叛徒告密，张唯一的住处遭到敌人破坏。不知情的韩慧英去张家送文件时，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。见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，陈为人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意外，为保护文件，他决定立即搬家。

党的秘密条例规定，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。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很不容易，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。一时间，陈为人既不便找党内同志，也不能找外人。他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(今西康路)上一幢免铺保的二楼楼房，但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。当时，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掉联系，断了经费来源，自己早已衣食无着，但他化名张惠高，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，不顾一切地租了下来，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全部“家当”——中央文库的文件档案，转移到那儿。

为了文库的安危，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，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。他只好典当衣物，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。到最后，他把二楼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，甚至铁

皮罐头之类的杂物都卖光了，但一楼的摆设仍然要维持一个老板的“表面文章”。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。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

引起怀疑，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，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，又把鱼片藏起来。就这样，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。



1967年，韩慧英(二排左三)与家人合影。

## 陆

### “看着他带头跳舞，苦中作乐，我心疼得止不住流泪”

陈为人患有肺病经常吐血，没钱吃药，就把萝卜当水果吃润肺。后来，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。最后不得已，他要进步青年李慕英写信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，谎称“姐姐重病”要她赶紧来上海。

韩慧如眼前的姐夫除去身上穿的，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，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；一岁的婴儿常常以

水代奶。韩慧如这才得知姐姐被捕已有半年。后来，韩慧如这样回忆这段往事：“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段日子。为凑钱按时交付房租，保证文件的绝对安全，我们把二楼的家具变卖一空……可怜的是那三个孩子，饥饿难熬。我怕小女孩子经常啼哭遭到祸害，常把她的手指头塞在小嘴里止哭，这个女孩就养成了啃手指的习惯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大

孩子没吃饱，说：‘我还要吃。’为人说：‘别吃了，我们是吃点心，点心点心，就是点点心的，不要吃饱的。’孩子接着问：‘为什么我们天天吃点心呢？’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就说：‘我们来跳个舞吧。’他自己先跳，想逗孩子乐起来。看着他带头跳舞，苦中作乐，我心疼得止不住流泪。”

## 柒

### 重新找到党组织，他高兴地对孩子们说，“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，把盘子都舔光了”

不久，陈为人的病情加剧，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。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，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，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。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，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，叮嘱不要再来。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，还让韩慧如晚间到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纸条，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哭郎”，希望引起地下党的注意，重新接上

跟党的联系。1935年底，在敌人狱中受尽酷刑的韩慧英，咬定自己本来是去亲戚家，却认错了门。敌人抓不到她任何人证、物证，只好放了她。为了生计，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，给陈为人带来了转机。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，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，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。他们这才知道，受党的委托，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

查访陈为人。1936年秋，陈为人终于与徐强接上关系。对这次接头的情景，徐强后来回忆：“我见到为人，脸色苍白，身体十分瘦弱，正在吐血。他不敢借钱，又不敢找朋友帮忙，肩上的担子重啊！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。我几次问他的住址，他都不敢讲。”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，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，还与孩子们说笑：“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，把盘子都舔光了。”

## 捌

### 安全转移文件后吐血昏倒 拒绝党用经费给他看病

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，再独自担当重任，危险很大。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。1936年底的一天，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，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。接收文件箱的周小姐故意当众大声说道：“哎呀，张先生，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，还劳你亲自送来，真过意不去。”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怀里。移交完文件，卸下了几年的重担，

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，半年后病重不起。为挽救他的生命，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：“只要能保住为人，需要用多少钱，就用多少钱。”徐强将他送进广慈医院治病，但他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，两次送他进去，两次他都跑出来。徐强只好找医生上他家看病。无奈他已病入膏肓，1937年3月，年仅38岁的陈为人病逝。1945年，中共“七大”追认陈为人革命烈士。



1938年，韩慧如与地下党员秦鸿钧结为夫妇。

## 玖

### 几代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18年 毛泽东周恩来等批阅签发嘉奖电报

陈为人病逝后，中央文库的保管任务先由徐强承担，后几经辗转，数易其手。因为保管地下文库责任重，风险大，生活特别清苦，其中的一名保管者缪谷稔也因严重的肺病而病逝。

经过几代地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，

中央地下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。上海解放后，1949年9月14日，16箱104卷近两万份秘密文件，由最后一任地下保管者陈来生安全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，所有文件未受到霉烂、虫蛀、鼠咬等半点的损伤，完整

地交给了党中央。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均批阅签发嘉奖电报，中共上海市委公开发表嘉奖信，隆重表彰所有“中央文库”守护者的英勇事迹。至今，这些文件仍然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，成为编写和研究党史、军史的第一手宝贵材料。

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陈为人在上海。

### 特别征集

为纪念建党90周年，追忆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湖湘籍人士，挖掘更多90年里的风云故事，“记忆”特向读者征集相关人物线索、文章及文献、图片等资料，并推出“不能忘却的记忆·永不消逝的电波”系列，敬请关注。  
联系电话：0731-84329320  
QQ群：70706524  
邮箱：sxhsfk@voc.com.cn  
登录华声在线：http://ent.voc.com.cn/参与互动。

■文/刘玉锋 通讯员 蒋祖智  
本期图片均由江华瑶族自治县志办提供

参考资料：《陈为人传》、《中央文库的忠诚守护者——陈为人》等